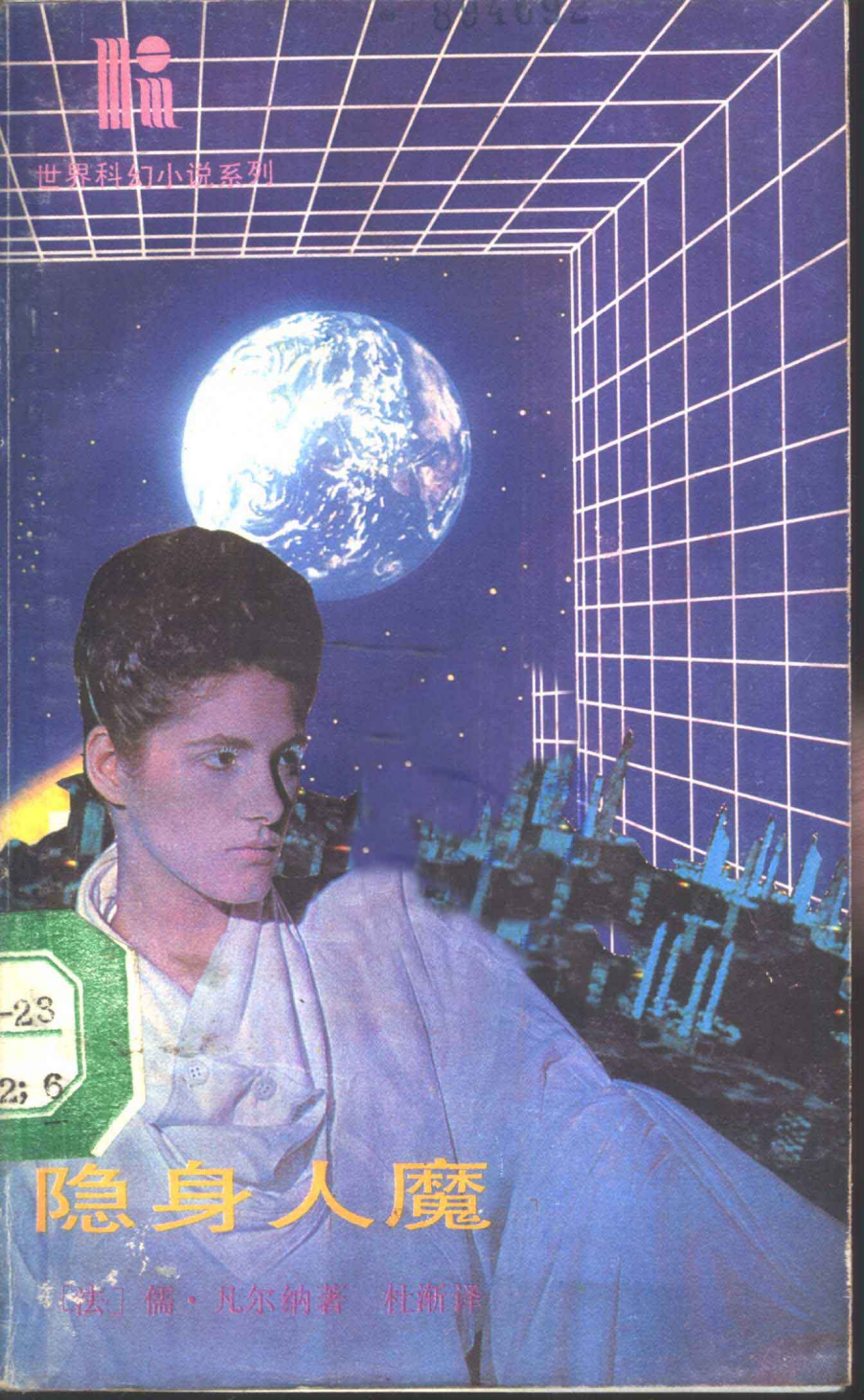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小说系列



-23

2: 6

隐身人魔

[法] 儒·凡尔纳著 杜渐译

世界科幻小说系列

894692

034-23

7712:6

隐身人魔

[法] 儒·凡尔纳著 杜渐译

花城出版社

隐身人魔

〔法〕儒·凡尔纳 著

杜 渐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5.875印张 1插页 100,000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660册

ISBN 7-5380-0134-7/I·130

定价：1.60元

译者前言

法国科学幻想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被世人誉为“科学幻想小说之父”，他一生写了近百本小说，其中如《海底二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地心探险记》、《八十日环游世界》……等等，均已有中文译本，外国也多次搬上银幕，读者是相当熟悉的了。

我们特别选译了他这本关于隐身人的科学幻想小说，是因为这本小说并不象上述作品那么为人熟知。这是有特别原因的：凡尔纳本人曾再三嘱咐不要在他生前出版这本书，要等他百年之后才让它同读者见面。

为什么凡尔纳不愿生前出版这本小说呢？这里面有一段故事：当他写好了这本小说时，英国作家H·G·威尔斯已发表了他的《隐身人》，而且大获成功，凡尔纳同威尔斯在报纸上是曾打过笔仗的，他认为威尔斯是敌手，故此不愿别人认为他步威尔斯后尘，就把这本写好的书压了下来，不肯出版。

其实，《隐身人》和这本《隐身人魔》无论在情节、寓意以至科学构想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

威尔斯的隐身人在隐身之后，是不能再变回原形的，但凡尔纳的隐身人吃一种药可以隐身，吃另一种药可以回复原形，这就更使情节复杂化了。

另外，凡尔纳这本小说中描写了韦韩利和韦马克之间的兄弟之情，这是带有自传成份的。凡尔纳对他的弟弟保罗也是感情甚深，保罗不幸在一八九七年因心脏病去世，这对凡尔纳打击很大，他在不少小说中都写了兄弟之情，将对弟弟的怀念贯注在小说中，除了这本小说外，象《雪地的人面狮身像》、《金色火山》等，都以他的弟弟作书中主要人物的。

这本书由于是凡尔纳死后才出版，故在全集中往往没有收入，另出单行本，曾经一度在法国也不易找到这本小说。英国翻译家I·O·伊文斯(I·O·EVANS)好不容易才在马赛的一个旧书租赁店找到它，可是因为他是外国人，租书的老太婆不肯租给他，后来费了好多唇舌，才高价买到这本旧书，带回英国去，结果在一九六三年才有英译本面世。直到法国隆重纪念凡尔纳一百五十周年诞辰，这本书的新版法文原著才得以重新出版。

热爱凡尔纳作品的读者，在这本小说中一定能获得满足，因为它既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又有生动有趣的描写，我们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它译出来，以保留原著的可读性。

仅以此中译本，作为对这位“科学幻想小说之父”的一种纪念。

我姓韦，名叫韩利，在法国是一个颇有点名气的工程师，不过，我这段奇怪的经历，与我工程师的职业，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说来奇怪，当我在一七五七年四月四日收到我弟弟马克寄来的家信时，是完全料不到会发生以后的种种怪事的。这只是一封很平凡的家信，信封上也没有注明要“迅速投递”，所以只是以平邮寄到，我的管家也没看出这封信有什么重要性，就象往常一样，把它夹在报纸里，放在餐桌上。当我走进饭厅进早餐时，他面上露出一贯来那种镇定自若的神情，把信和报纸交给我看。

我也是若无其事地把信打开，由头到尾，根本料不到这封信对我日后的生活会发生如此惊人的影响。人啊，就是那么盲目的，其实命运中那些极具戏剧性的事件，早在冥冥中就被编织起来了。

我还记得信中最后那一段是这样的：“亲爱的哥哥，你尽快赶来吧，我正在很不耐烦地等候着你呢。其次，匈牙利是一个很美的国家，而南匈牙利这个省份可以说正是一个工程师最感兴趣的地方，

就以这一点，你也不会后悔来此一行的。”

我的弟弟讲的是实话，虽然这次匈牙利之行带来了惊险的遭遇，我并不后悔作此一行。可是，我有权利把这一切写出来吗？也许保守缄默更好些吧？谁会相信这样一个连最有幻想力的诗人也写不出来的奇怪故事呢？可是管得人家相信不相信，我还是宁愿冒冒险，把一切写下来，传诸后世，让后人知道世间会有如此这般离奇的怪事。我放任自己的感情，让它再次重温那不可思议的事件。

我的弟弟韦马克，那年刚好二十八岁，他准备结婚，虽然他年纪还年轻，但已经是一个成名的肖像画家，在社会上颇有点名声了。我们两兄弟的感情很深，我比他大上八岁，因为自幼就失去父母，所以马克是我这稍为年长的哥哥一手拉扯大的。

马克也是我亲手教育成长的，我发现他有绘画的天资，就鼓励他向这方面发展，结果他获得了成功。

现在马克快要结婚了，我这作兄长的自然深感欣慰。他在匈牙利的拉格兹镇呆了一些日子，那是南匈牙利的重镇。

他这次到匈国举行画展，曾在首都布达佩斯呆了好几个礼拜，他在那儿画了几幅很成功的人像，不只获得丰厚的报酬，在匈牙利竟大受欢迎。在离开首都后，他就从布达佩斯沿着多瑙河南下到拉格兹镇。

拉格兹镇的名流中，有一位罗德烈医生，他是全匈牙利最著名的医生之一。他出身富有家庭，家底甚厚，再加上行医多年，家财万贯。现在年纪老了，他每年都去旅行，生活相当适意。虽然他很有钱，但绝不吝啬，在不行医时，就将钱财周济穷人。他医德很好，即使是穷苦人家，也从不拒绝医治，所以他在国内外，都有极高声誉。

医生一家的成员包括罗医生、他的太太、他的儿子罗夏林上尉、他的女儿梅娜。我相信马克如果不是因为被梅娜小姐的端庄美丽所吸引，是不会那么频繁到罗医生家去作客的，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一再延长在拉格兹镇的逗留。

据马克来信说，他同梅娜小姐已热恋得难舍难分，这我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象马克这样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是准能把漂亮的姑娘吸引住。他确实是一个顶迷人的青年，中等身材，有一双很有生气的蓝眼睛，棕色头发，天庭饱满，由于境遇顺利，时时都胶着笑容，再加上他那种艺术家般的气质，平易近人，所以自然会惹人好感的。

至于梅娜，我对她的认识仅只是来自马克那些信中的热情描写，我倒是十分渴望能一睹芳容，马克也急于要介绍我认识她。他说他的未婚妻也在焦急地等着我去呢。

马克来信说一等我到达，就确定婚期，而梅娜却要求首先见见我，因为她要看看马克是否言过其

实，马克在她面前一定是把我这哥哥捧上了天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姑娘要嫁到另一家庭，看看那家庭的成员，方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嘛。她表示，没有认识我以前，不作出最后决定，看来她倒是个严肃谨慎的姑娘呢。从弟弟的信中，我不难看出，他确实为了这漂亮的匈牙利姑娘神魂颠倒了。

我已讲过，我只是从马克的热情词句中知道梅娜，不过这也不确切，因为马克是个画家，他画了好几张她的肖像给我，有油画也有铅笔速写，画中的姑娘确实美若天仙，难怪马克会爱上她的。

我只好把工程师的业务暂且搁下，到匈牙利去促成这头婚事。我也久已向往到匈牙利一游，马扎儿人的国家在历史上有不少英雄的事迹令人仰慕，他们拒绝同日尔曼人合并，坚持民族独立，至今还在中欧的历史上扮演着领导的角色。

我决定这次到拉格兹的路程，部分乘搭邮驿马车，部分乘搭船只沿多瑙河而下，但回程则全部坐马车。我早就想乘船畅游多瑙河，从维也纳顺流而下，不过既然不可能全程游览那七百里的大河，至少也能见识一下最美的部分，越过奥地利和匈牙利，直到接近塞尔维亚边界的拉格兹。我是不能再过铁门，直入黑海了，时间是不许可的。我计划全程用三个月，其中从巴黎到拉格兹花一个月，相信罗小姐是不会怪我的。我打算在拉格兹住一个月，然后再花一个月返回巴黎。

我把一些急需处理的事务办妥，同时为马克弄到了必要的文件，就准备动身了。由于我常常旅行，懂得德语，相信在语言上不会有问题，马扎儿语很快学得懂，事实上在匈牙利是相当流行讲法语的。

有一个匈牙利贵族曾对我的一个同行说过这么一句话：“你是法国人，那你在匈牙利就有公民权。”当然没有法国人要求这种权利的，不过这足以说明马扎儿人民对法国的感情了。

在出发前，我给马克回了一封信，要他告诉罗梅娜小姐，我也是同样焦急想早日见到未来弟妇的，不过我无法肯定会在哪一天到达拉格兹，这要看旅途是否一切顺利了。我向马克保证绝不会在旅途耽误，不过要是罗家希望的话，大可不必再拖延，现在就可以决定在五月底择吉成亲。

我在四月十三号晚，也就是离开巴黎的前夕，到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去，局长是我的好朋友，我一方面是去辞别，另一方面是领取通行证。他把证件交给我时，对我的弟弟推崇备至，他不只是认识他，而且还听说了他那头婚事呢。

他说：“我不只知道马克在匈牙利大获成功，而且还知道他要入赘的那个家庭的情况，罗德烈医生在拉格兹是很有名誉地位的。”

“有人向你提起过这事吗？”我问。

“是啊，还是昨天在一个宴会上奥国大使告诉

我的！”

“那是他供给你这些情报了？”

“有一个官员刚从布达佩斯来，他在匈国首都都是跟你弟弟马克很要好的，他对马克十分赞扬，马克不只在布达佩斯受到欢迎，在拉格兹也很受欢迎。至于罗医生，他在奥匈都很出名，你弟弟这头亲事再好不过了。看来那位罗梅娜小姐一定十分美丽。”

我答道：“马克是画家，他的审美眼光是错不了的。”

“那当然啦，老韦，我希望你为我祝贺一下马克，他的幸福真使人艳羡，不过看来你弟弟没有把他到达拉格兹前几个月发生的事告诉你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在马克还未到拉格兹镇之前，罗梅娜小姐她……唉，老韦，也可能马克根本不知道那回事呢。”

“请你解释清楚吧，别让我听得莫名其妙。”

“嗯，这也不奇怪，罗梅娜早已有人向她求婚了，而且求婚者是一个不好惹的家伙。我那朋友告诉我，这事是发生在马克求婚大约五个月以前，当时我那朋友在布达佩斯，所以略有所闻。”

“那个人物又是谁？”

“那没关系，我先告诉你，罗医生把他赶出了大门。”

“哦，那就用不着为他担心了，不过即使马克

知道有这么个情敌，他也不会信中提及他的，他没提及，所以看来根本无关重要。”

“老韦，你可不要掉以轻心，这个求婚者早已在拉格兹搞得满城风雨，他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难缠得多呢。”

“毫无疑问，你这忠告是好意的，不过至今也并没有听到什么流言蜚语啊！”

“不，我这情报是相当严肃，不是开玩笑的。”

“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那朋友有提及这个情敌姓甚名谁吗？”

“有的，他叫威廉·史托雷兹。”

“史威廉？就是那个化学家，或者说是炼丹术士奥托·史托雷兹的儿子吧？”

“完全正确，正是他。”

“哦，那倒真是个著名人物了，史奥托曾以他的发明名震一时。他不是已经去世了？”

“是的，但他儿子还活着，而且根据我获得的情报，他是个声名狼藉的人，总之一句话，他很不安分，而且与众不同。”

“难道他有三头六臂不成？”

“我也不清楚，所谓不同大概不是指肉体，而是指精神和道德观念十分怪诞吧。”

警察局长诚恳地说：“总之我是尽了朋友的责任，提醒你要当心这个史威廉，你明白我的心意吗？”

“朋友，我们会留神的，至少直到罗梅娜小姐成为韦马克夫人这一天，我们都会小心提防就是了。”

于是，我没有谈下去，就同局长握别，回家收拾行李，动身往匈牙利去。

二

我乘搭邮驿马车在四月十四日早上七点离开巴黎，十日内将到达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一路上并无意外，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曾旅行过的，没什么可记。

我真正的第一个歇脚点是史特拉斯堡，好几晚连夜赶路，在马车车轮和马蹄声中，昏昏欲睡，一路上经过好多市镇，在接近奥地利边境时，我在沙尔兹堡稍作逗留。最后，在四月二十五日傍晚六点三十五分，马车匆匆驶入了维也纳最好的旅店的院子。我在维也纳一共呆了三十六小时，包括两个晚上，我打算在回程时再畅游这一名城。

维也纳并不是在多瑙河畔，我得转乘别的车子，走上一段路，才到达河边。我提前一晚已查清，有一艘名叫“陶洛赛”号的驳船，是载客沿多瑙河而下的。

驳船上各式人等俱备，有德国人、俄国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乘客都占坐在船尾，船舷堆满了货物，简直没有立足之地。最初我想把皮箱放进舱去，但这根本办不到，只好把它露天放着，幸好找到了一张小凳，准备就坐在那

儿，自己看管行李。

有风，再加上水流湍急，船行驶得很快，一路上红瑙河泥黄色的河水，看去并不如传说中所讲的那么美，而是有着带蓝色的褐黄色泽。我们越过了很多艘帆船，它们的帆吃风饱满，河岸两旁堆放了不少农产品，等待运送。我们还碰见过巨型的木排，它运送那么多木头，相信整个森林都给伐下来了。

木排上建有一些临时性的小屋，是供管木排的人休息的，这些浮动的房子，在木排到埠后就拆掉。接着我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小岛，有些仅仅露出水面，有些则相当大，两岸百花盛开，林木青葱，景色相当优美。

最后我们在布达佩斯靠岸，我在匈牙利首都观光了几夭，在离开布达佩斯的前夜，我是进一间最大的旅馆休息，当我在餐厅喝着匈牙利白酒的时候，偶然望见一份打开的报纸，就随便捡起来一看，几个用特种字体排印的标题字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史托雷兹周年祭》。史托雷兹这姓氏，不正是我的警察局长朋友曾提到过的吗？它是那著名的德国炼丹术士的姓氏，也是那个曾向罗梅娜求婚的人的姓氏，这是没有疑问的，于是我赶快看看那篇文章。

“距今三周，在五月廿五日史奥托决定周年祭将于斯彼林堡举行，可以预料届时将会有很多人聚集在这位著名学者的出生地的坟场举行每年的祭礼。”

“正如众所周知，这位不平凡的人曾以他奇妙的著作，使人惊愕的发现，和对医学科学进步具有贡献的发明，为德国增光。”这篇文章的作者讲得不错，史奥托在科学界是受到人们纪念的人物，但引起我深思的是下面一段文字：“谁也不会否认，史奥托生前被一些倾向于相信超自然的人目为男巫术士，若再早上一两个世纪，不把他抓起来加以审判，在市集中活活烧死才怪呢。我们还补充一句，自从他逝世后，那些迷信他的人还认为他是男巫而不把他当作科学家，认为史奥托将永远只是个魔术师，神秘主义者，甚至是个人魔。”

看了这段话，我不由自主想到史奥托的儿子史威廉，一个被目为“人魔”的人的儿子，被罗医生赶出大门，拒绝求婚，他会就此罢休吗？我不禁不寒而栗了。

文章最后是这样结束的：“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那天一定会象往年祭礼一样，十分拥挤，更不用提那些仍然忠心怀念他的真正朋友了。我们甚至可以推想出，斯彼林堡的人甚至希望出现奇迹。该镇人士已有传言，这次祭礼将会出现最不寻常的事变，如果在人们惊惶之中，墓碑会升起，神奇的学者会复活，人们也不会觉得出奇。据某些人的意见认为，史奥托是不会死的，他的葬礼只不过是假的罢了。我们不必浪费时间来讨论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但是谁都知道，迷信与科学是完全不同的，相

信经过岁月推移，常识一定会摧毁这类滑稽的传说的。”

看完了这篇文章，我心里想，史奥托死掉并且已经埋葬掉，这是肯定无疑的，那种关于五月二十五日他的坟墓会打开，他会象耶苏复活那样从墓中走出来的讲法，根本不屑一顾。他有一个儿子还活着，那却是不能不考虑的事，由于罗医生的拒婚，这个史威廉会不会给马克制造麻烦？我把报纸扔开，对自己说：“我真有点想入非非了，史威廉向梅娜求婚被拒，以后他也没生事，马克连提也没有提到过他，我没理由把这事看得如此严重。”

我要侍者拿来纸张笔墨，给马克写了封信，告诉他我第二天就离开布达佩斯，估计在五月十一日晚会到达拉格兹镇，我还提及一路上旅途顺利，没有出过意外，现在离拉格兹只不过六七十里，看来没有理由会有什么延误的了。

第二天，八点，“陶塔赛”号又起锚开行了。自从维也纳一路来，乘客几乎每站都有上落，有些登岸而去，有些则上船来。只有五六个英国人是从维也纳上船，准备出黑海的。在布达佩斯也有几个新乘客上船，其中有一个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他的样子实在古怪，与众不同，他一上船，就给船上带来了一种无形的、压迫人的不安气氛。

这个新上船的男子，年约三十五岁左右，个子高大，肤色十分苍白，面带一种粗野而无同情心的